

第五十五课 第十世夏玛巴大师与历史冤案澄清

〔主题课·历史考据：第十世夏玛巴（1742-1791）；财旺诺布认证夏玛巴时约四十余岁（1740年代）|地点：后藏·尼泊尔廓尔喀〕

好，今天是第五十五堂课。今天比较特别，要介绍的是财旺诺布其中一位心子——第十世夏玛巴大师。不管是财旺诺布自己的传记、后来弟子帮他写的传记，还是宝上师前几年在台北故宫做的那场关于财旺诺布历史的讲座，都反复提到了第十世夏玛巴大师的历史，对其相当重视。

第十世夏玛巴是财旺诺布亲自认定的、第九世夏玛巴的转世；也有人认为他应算第八世的转世，因为第九世出生后没长大就夭折了，所以有些人说他是第八世的直接转世。不管怎样，第十世夏玛巴除了是财旺诺布亲自特别认证的转世外，他也是仁珍传承教法很重要的一位传承祖师。像我们现在金刚桥、红度母等许多仁珍传承很重要的法脉里，都有第十世夏玛巴大师。

但祂在历史上被很严重地冤枉了。宝上师上次在台北故宫演讲，我后来看到讲稿，后面至少有三分之一到一半是要专程讲第十世夏玛巴这段历史误会的。但当时因缘不具足，因为其他演讲者的时间与主办方的调度，时间被压缩了，上次只讲到前半段财旺诺布的事迹，正准备强调夏玛巴的历史澄清就被打断，后来那篇讲稿就石沉大海、没再放出来，我觉得很可惜。

这段本来跟我们仁珍传承有很重要的关系。再加上现在一些研究学者、写相关论文的人，大量引用清史对夏玛巴的评判，或引用第八世观音尊者传记里的节录内容，对第十世夏玛巴有个不太好的讲法，说他贪图扎什伦布寺的财产，于是爆发争端、最后演变成举国震惊的叛国事件。现在中文上能看到的历史几乎都这么说。

所以这边我们要带大家做个分析——也不敢说很仔细，但把一些比较重要的情况跟大家分享。财旺诺布的传记提到：第八世夏玛巴贝千确吉敦珠在中国、和噶玛巴一起圆寂之后，第九世的转世在不丹的帕罗圣地长大，被带到寺庙、举行坐床大典后又很快圆寂；下一位转世被告知诞生在南色林，认证结束后，噶举信徒开始对他产生兴趣。

但另有一位夏玛巴的转世，在藏历水狗年、如同第六世班禅大师的弟弟一般，诞生在札西才，最后众议一致、认证顺利。在比较详细的传记里提到：第八世夏玛巴贝千确吉敦珠于中国圆寂后，其转世被认定诞生于门隅帕罗，即现在的不丹帕罗一带——「门」是藏人对南边边境一带的称呼。

总之，转世诞生在这一带，被迎请至法座；八岁时繫上夏玛巴之法冠，然而不久之后便因业力障碍导致的违缘而示现圆寂。随后有人声称，化身出生于门域的南色林。但此说法因过于仓促、认证过程极其草率、未经详信慎重查验就被认定，一度在几年之间得到很多人的认同、供养与侍奉，噶玛噶举教派里大部分信徒的意见也一度倾向这位南色林的转世。

然而后来在扎什倫布寺，第六世班禪羅桑貝丹益西的弟弟，在藏历水狗年、即西元1742年诞生的这位，才是真正无误的转世，尤其他与众多授记相符，虽中间有一些波折，最终被认定为真正的转世。这是短篇传记里能看到的内容。总之意思是：第八世夏瑪巴圓寂后，第九世的转世又很快圓寂，之后就出现了两位转世：先出现在南色林那边的一位。

传记对他认证过程的评价是非常草率，没经过严格详细查验，也不符合授记预言的种种特征；但当时很大部分人在无知的情况下，一度使噶举派大部分信众把他认定成夏瑪巴，给予不符合地位身份的供养侍奉。后来第六世班禪大师的弟弟诞生之后，除了他符合授记之外，还有仁珍傳承的认定。

仁珍傳承认定转世活佛是非常慎重的，不会随意认证——除了自己一定要在镜像中察验、依莲师等众多菩萨的授记，还要做很多观察才会认定。財旺諾布一生当中最重视去认定的，应该就是第十世夏瑪巴，对他有很高的期望，也认为他能利益非常多众生，另一方面在仁珍傳承里、对教法延续方面，他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传记后面提到，依照多年的惯例——前面只讲到最终是六世班禪的弟弟被认定，但这个过程是怎样的呢？其他传记与史迹里提到，依照多年惯例，夏瑪巴转世的认证事宜要送往政府当局。而当时认证两位转世的合法性已引起争议，于是便在拉萨的大觉沃佛前做占卜决定。最终是札西才诞生的这位转世活佛获得允许，而南色林的转世只好回到自己原来的地方，地位被撤除。

本来就不应该在还没得到最终认定时就给予这种地位待遇，所以撤除他的资源也是正常的。传记也提到，为了两位转世的事宜，经过几年争议辩论后，最终决定在拉萨的觉沃释迦如意宝像前以掷签占卜方式决断，结果指向扎什倫布寺这一派系，於是就此定案——扎什倫布寺就是六世班禪的驻锡地——并判定南色林所认定的转世活佛要退出之前的待遇、返回原本住地。

而噶举派自己的一些历史说法里也提到：第八世噶瑪巴弟子的自传里讲，第十二世噶瑪巴与第八世夏瑪巴一起在中国圓寂，由第七世嘉察仁波切认证了第八世夏瑪巴的转世，这转世是拉萨一个贵族的儿子；后来第八世大司徒仁波切又认证了另一个夏瑪巴、生于不丹，两位转世最终起了争议、上了法庭。

嘉察仁波切与第八世大司徒仁波切两人在这转世争议上争论了很多年，后来在最终判决还没结束时，其中一位夏瑪巴在十二岁时就返回原籍了。之后，第八世大司徒仁波切去认证了夏瑪巴的下一个转世。这里虽说是大司徒仁波切认证，但看財旺諾布的传记可以知道，当时大司徒仁波切其实是依照財旺諾布在镜像中得到的预言，去认证了这第十世的转世。

而这位第十世转世的母亲，是拉达克的公主，叫涅戴旺姆。她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是第六世班禪大师，第二个就是夏瑪巴。在这之后，第十三世噶瑪巴长大成年，他也是財旺諾布的弟子，所以很认同財旺諾布的选择。噶举派里虽讲他是认同第八世大司徒仁波切的选择，但实际上第八世大司徒与第十三世噶瑪巴都是財旺諾布的弟子，所以他们应该是遵从自己上师財旺諾布的决定。

但这件事也因此埋下了一个伏笔。之后，为了夏瑪巴的转世，信众之间有一些分裂，於是他们决定用金瓶掣签的方式，在大昭寺大佛面前抽签，后来抽出了六世班禅弟弟的名号，正式认定为第十世夏瑪巴。在大司徒仁波切努力培育之下，第十世夏瑪巴后来也成为一位学富五车的大学者。这边讲得也有点概略——金瓶掣签的过程怎样，没有很明确讲。

这就要跳到財旺諾布的传记著作里，里面有提到这个过程。传记说：当时第十世夏瑪巴的转世出现两位，一位诞生在南色林，另一位是班禅之地。因两位转世引起争议，故于大昭寺佛像前进行金瓶掣签。众人询问財旺諾布此事，財旺諾布回答道：「今日的抽签将真相大明。

」財旺諾布尊者洞悉：诞生于南色林的转世的拥护者将行使作弊的恶劣行径；尊者虽不在现场，却以神通之力令宝瓶破裂、瓶签飞出，众人检查，最小签上竟没有班禅之地的名号，于是又重新掷签抽取，而班禅之地获得胜利。这里提到，当时在大昭寺佛像前要进行金瓶掣签时，南色林那位转世的拥护者作弊了。

可能负责准备金瓶掣签的人跟南色林的信徒有关系，所以他们在签上没放班禅弟弟的名字，两支签放的都是南色林转世的名字。財旺諾布虽没到现场，但祂有他心通、有非常强大的神通，在很远的地方就知晓了这件事，也跟前来询问的人透露了，但说大家不用担心、祂有办法解决。所以財旺諾布就以神通力，让宝瓶在抽签时突然破裂，里面的签全部飞出，大家一检查就发现里面有诈。

于是又重新制作签、以公平方式抽取，终于认定第六世班禅大师的弟弟才是真实的第十世夏瑪巴候选人。但南色林的信众们并没有因此罢休，后来为这件事怀恨于財旺諾布，也怀恨于第十世夏瑪巴，之后又制造了很多纠纷。传记提到，拥护另一位夏瑪巴者遣人进入观音尊者的秘书室，再起争端。財旺諾布虽无法亲自前往，但一再派人前往布达拉宫解释原委，并召集众人修法除障。

当时藏区外临强敌、内起纠纷，財旺諾布劳神费思，但最终由夙愿以及因果之力，终于无误确认了班禅之地为真正的夏瑪巴尊者，并受命为第十世夏瑪巴举行坐床仪式。后面的争端之事我们之后再讲。总之，这里面有一些书信往来，还有对夏瑪巴的一些预言，之后再讲。传记提到，直到第十世夏瑪巴正式坐床、受领供养这期间，財旺諾布始终以极大的辛劳用心承担照顾的责任。

在这之后，祖师与大司徒仁波切一同在多康地区长期驻留，后来还有被请登上噶陀金剛宝座的事，这些也都之后再陈述。传记里提到，財旺諾布祖师前往了楚布寺，为第九世夏瑪巴的转世、也就是第十世夏瑪巴举行坐床大典，亲自为他戴上夏瑪巴的红宝冠，将他奉上狮子法座，为他进行灌顶开光及吉祥祈祷，广大地举行了坐床的庆贺典礼。

据传当时典礼进行中，出现各种吉祥异象：天空彩虹纷迎、祥云密布等各种特殊吉兆产生。众人皆言，这是祖师的威神加持力所致。这里提到財旺諾布亲自为第十世夏瑪巴主持坐床典礼，众人都看到天空出现各种彩虹祥云等吉祥征兆，大家都认为是財旺諾布不可思议的加持力所致。

在这之后，祖师为噶瑪巴与夏瑪巴父子二位共同传授了龍薩寧波大师法门中一个很有名的、叫「长寿金剛結」的长寿修法大灌顶，又单独为夏瑪巴传授了五次长寿灌顶及白度母灌顶。第十世夏瑪巴本人回忆小时候坐床的情况时，也印象很深刻。

他说当时自己年纪虽小，但財旺諾布祖师对他非常护佑、非常慈爱，将他抱在膝上，亲自用银汤匙拿酸奶喂养他，并对他说：「我为了你的缘故费了非常大的辛劳，所以你如果不精进用功是不可以的。」给了他这样的托付。从这角度也看得出財旺諾布对他抱有非常大的期望。第十世夏瑪巴確珠嘉措大师，大概是1742年到1791年之间的人。

过去噶举派所谓的领袖，噶瑪噶举派的领袖就是红宝冠与黑宝冠双尊。实际上红宝冠（夏瑪巴）与黑宝冠（噶瑪巴）没有地位上的差别，因为两位都被称为是杜松虔巴的不同化现、本质上是一体的，所以过去两人之间的转世都是由双方互相认证。

確珠嘉措的介绍里也提到，他虽出生在后藏地区的显赫家族、又是六世班禅大师的同母异父兄弟，而且受到第十三世噶瑪巴、第八世大司徒卻吉炯內以及財旺諾布特意的认证与坐床，一生拥有宗教与政治上极高的地位，但他后来被冤枉的事情，导致夏瑪巴的转世系统中断了近百年以上，这中间主要还是一场很严重的冤枉所导致的。

据说第十世夏瑪巴从小就展现出转世活佛的能力：一方面聪明才智超越一般孩子，寺院与上师给的教学安排他每一个都如理如法完成、成绩优异；另一方面他很小就能回忆起上一世在楚布寺发生的种种事迹，从小就有宿命通、能忆起前世所有事迹，并跟周围人宣讲。所以很多人对他怀有很大的信心，亲自见过他的人对他有很大的期盼。

再后来他稍长，学习大手印、那洛六法等甚深教授，圆满通达噶举派教法之后，就像他的根本上师財旺諾布一样，内心里是利美思想的，所以广泛参学于其他教派的上师与学者，在佛学与密法修证方面非常博学精深，有財旺諾布的风范。成年之后，他长期在康区各处游化弘法，包括现在讲的四川、甘孜、德格、囊谦一带。

他没有仗着自己高贵的身份在宫殿里过奢靡生活，反而像个流浪僧一样四处参访学习，也在各地给不同教派的转世活佛与修行人各种灌顶授课，所以后来各教派对第十世夏瑪巴的评价都非常高。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完全不拘泥于世俗享乐，反而一心一意追求修行修证与弘法利生。从各教派与他所教化的修行人对他的评价，就看得出他是这样一个人。

所以后面说他贪图钱财而叛国的事情，完全与他的人品不符。他在宗教上的地位，从很多成就者的传记里也看得到。像宁玛白玉派的貝諾法王，过去认证第一世噶瑪噶欽·噶瑪扎西时，也邀请了第十世夏瑪巴来参与坐床典礼，这在貝諾法王前世的传记里有记录。

在第一世噶瑪噶欽噶瑪扎西的传记里也提到：「貝瑪諾布法王选定他为法嗣」之后，「由第十三世噶瑪巴以及第十世夏瑪巴共同将其升座」为白玉寺第四任法座的持有者。

在第九世大司徒貝瑪寧傑旺波的传记里也提到，他当时前往卫藏地区朝圣参学、于当代大成就者座前领受教法，里面就包含第十世夏瑪巴確珠嘉措、以及竹巴噶举第八世日央旺卓

巴法王，他称第十世夏瑪巴是当代的大成就者。从很多角度都看得出，他的修证受到当时很多高僧大德的认可。

而如果看我们自己仁珍傳承的教法组织法脉，前面讲了很多重要法集与教法的传承祖师往上追溯，都有第十世夏瑪巴大师。虽然在仁珍傳承弘扬方面，可能更有能力、影响力更大的是嘎恰派的毛俄仁波切，但第十世夏瑪巴也功不可没——没有他，就没有后来那些仁珍傳承教法持有者的转世。

像第九世大司徒仁波切的弟子里，就出现了蔣貢康楚第一世，也就是后来集结《大寶伏藏》的那位大师。所以如果没有仁珍傳承培养了第十世夏瑪巴，第十世夏瑪巴又传给第九世大司徒，第九世大司徒再教育了蔣貢康楚仁波切，就没有后来这个教法的集结。所以我们在《大寶伏藏》里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法门，都是財旺諾布的法迹。

所以以现在看，比较少人提到仁珍傳承、或提到第十世夏瑪巴的贡献与卓越之处，但对仁珍傳承的后学来讲，我们需要特别去重视。我们看电脑上这张图：在噶举金曼、即贡玛噶举所画的很重要的传承上师唐卡里，第十世夏瑪巴旁边、右下角就有財旺諾布祖师；包括第八世達赤圖、第十三世噶瑪巴他们的部分，也都有財旺諾布。

所以从这噶举金曼的唐卡里，都可以再次证明財旺諾布对噶举派的地位极其重要。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后面来讲这段冤枉的历史。大概是1780年期间，第六世班禅大师前去为乾隆皇帝祝寿时，染上了天花，在北京圆寂。乾隆皇帝为感念班禅大师的师徒情谊与恩德，给予他们家属大量金银财宝的礼物。

理应上，这些东西应该平均分给班禅大师的每一个兄弟姐妹，当然其中也包含夏瑪巴的部分。但实际掌管班禅大师遗产以及扎什倫布寺事务的总持者，是班禅大师的另一个兄弟，当时任扎什倫布寺总管的宗巴活佛。宗巴活佛将乾隆皇帝所赐的所有财物全部占为己有，没有依比例平均分给其他兄弟姐妹，导致双方关系决裂。

之后，夏瑪巴这边的总管为此提出异议，扎什倫布寺方面却答复称这些奖赏应全数归属扎什倫布寺、不予分割。由这遗产纠纷，再加上之前噶举派寺庙屡屡遭格鲁派强制转宗、导致政治地位受压迫的影响，使夏瑪巴深感不平。

而当时第八世观音尊者尚未亲政，实际的西藏政府领导者是由摄政的噶伦大臣代理；六世班禅大师的圆寂让夏瑪巴背后没了依靠，使他在拉萨的处境日益艰难；西藏地方政府对他散布各种谣言、猜忌，怀有强烈敌意。在种种情况之下，乾隆四十九年、即1784年前后，夏瑪巴率众离开西藏，前往邻近的尼泊尔廓爾喀地区躲避这些纷争。

这部分我们是以现在比较客观的研究方式来讲。夏瑪巴抵达廓爾喀后，受到廓爾喀王室相当程度的礼遇优待。但当时西藏与廓爾喀之间有几个外交纠纷：一个是边境贸易问题，一个是货币铸造纠纷，还有盐税等经济问题，已为这几个问题积怨很多年。最终在乾隆五十三年、即1788年，爆发了双方第一次战事，由廓爾喀军队出兵进犯后藏边境地区。

这过程中，夏瑪巴因极其熟悉西藏内部势力情况、现在又与廓爾喀王室关系密切，被廓爾喀当局邀请出面当双方的仲裁、议和。

但西藏地方政府因之前对夏瑪巴的积怨，在这之后向乾隆皇帝报告时诬赖夏瑪巴，说他在双方周旋议事的过程中明显偏袒廓爾喀一方，甚至诬赖他暗中怂恿、希望廓爾喀出兵劫掠后藏，又刻意渲染之前扎什倫布寺的事，说他觊觎扎什倫布寺丰厚的钱财、心怀不轨，想借机了结之前的遗产纠纷，所以这场廓爾喀战役是由他所导致的。

西藏地方政府这时就用这种方式向乾隆皇帝诬赖夏瑪巴。第一次廓爾喀战役最终是私下讲和的：西藏地方政府承诺每年给廓爾喀王室银子，让大家都别再打了。但这是一个秘密协议，没有上报给清廷、没有上报给乾隆皇帝，所以后来这件事就变成了一个罗生门，也埋下了重大隐患。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西藏地方政府没有履行之前私下的协议、没支付银子，廓爾喀军队便派使者到西藏来催讨，结果西藏地方政府用种种理由拖延、拒绝支付，导致双方交易破裂。之后，廓爾喀的摄政王巴哈杜爾决定再度用兵，所以在乾隆五十六年、即1791年，又爆发了第二次战争。

当时廓爾喀军队入侵后藏地区，一路攻陷聶拉木、定日，并长驱直入至曲孜区，还攻破了班禪大师驻扎的扎什倫布寺，将寺里的金银财宝、圣物等全部掠夺一空。这件事震惊了全西藏。乾隆皇帝闻讯后极为震怒，立即派大将军福康安，以及参战大臣海蘭察，统率四川、青海、索伦等地的精锐部队驰援西藏、反击廓爾喀军。

在1792年、即乾隆五十七年时，陆续收复了失去的土地，并乘胜追击、越过喜马拉雅山脉深入廓爾喀境内，直逼廓爾喀首都外围、也就是现在加德满都附近。廓爾喀王在军事上无法抵抗，於是摄政王派遣使者向大将军福康安求和——这福康安大家都知道，就是《还珠格格》里那个福尔康。廓爾喀承诺永远不再侵犯西藏，并答应定期遣使入清廷献贡。

这场战役称为廓爾喀之役，也是乾隆皇帝自己非常自豪的「十全武功」中的最后一战。在这战事之后，受到前后背叛的人就是夏瑪巴：一方面西藏政府扭曲了夏瑪巴的事，二方面廓爾喀王当时也逃避责任、把事情推给夏瑪巴。

本来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夏瑪巴是居中调解的人，西藏政府却说「是夏瑪巴害的、是夏瑪巴出兵的、是夏瑪巴的错」，廓爾喀王就趁机说「对对对，都是他的错、跟我没关系」。所以经过层层扭曲后上报清廷，结果夏瑪巴被构陷勾结外敌之罪，还有引军入藏、背叛西藏等种种罪名全强加在他身上。

之后，中文清史上记载的是：最后夏瑪巴大师是服毒畏罪自杀；或另有说法没明确讲怎么死的，只说他在廓爾喀境内自尽而亡、当年五十岁；还有一些藏文史料记载说他是流亡途中死去。有好几种不确切的说法。甚至后来苯教徒更大肆渲染，将夏瑪巴事件渲染成他背叛藏地与清廷、畏罪自杀之后怨恨心太大变成魔鬼，后来这魔鬼被苯教大师降伏、变成苯教的其中一个护法。

我在网上也看得到苯教里供奉这个魔鬼护法的图。这也完完全全是编造的，根本不是正确的事实。总之在这之后，乾隆皇帝认定夏瑪巴就是主要的罪人，犯下唆使外敌入侵、危害边疆安全的叛国重罪，因此禁止了夏瑪巴转世系统的延续，并规定日后不允许任何僧人以夏瑪巴之名被寻访、认证、坐床。

而当时夏瑪巴的主寺羊八井寺以及相关的所有财产全部遭到查封没收，相关寺庙与僧团全部被强令改宗为格鲁派，导致本来红宝冠夏瑪巴这个派系——本来在西藏有一定宗教地位与政治势力——在这之后就完全被消灭殆尽了。

这件事之后，清廷觉得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颁布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确定西藏地方的政治、军事、财务，以及以金瓶掣签来测定转世活佛的制度框架，并在这之后加大了驻藏大臣的职权，让清廷能更加制约西藏地区。所以后来其实夏瑪巴的第十一世、十二世等，后面还是有在寻找，但都是用非常秘密的方式认证、没有公开，只在噶举派内部私下延续这个法脉。

一直到近代第十六世噶瑪巴去跟第十四世观音尊者见面时，才提到希望将夏瑪巴被禁止转世的事解除。后来他们在这个时候，为第十四世夏瑪巴的转世特别举行了坐床典礼，也在这时由地方政府特别宣布解除夏瑪巴被禁止转世的禁令。而这件事我们怎么看呢？

看后来仁珍傳承部的全集里所讲的这个部分是怎么说的：虽然夏瑪巴父子二人蒙受众人的殷切期望，然而不知适逢什么因缘，在木龙年时，他前往上部区域，也就是后藏靠近尼泊尔边境一带，被尼泊尔的廓爾喀人拘留、不得返回西藏。

这里指的是，他当时并非真的要去廓爾喀，只是想到那附近去朝圣、做一些禅修——就像仁珍傳承历代祖师在世时一样，会到尼泊尔、西藏、吉隆这些边境的许多圣地逗留闭关，那地方本来就有很多圣地。夏瑪巴当时也是这么想，想去那地方躲避一些争议、精深自己的修行。

但当时廓爾喀人不知他什么情况，怀疑他是不是西藏地方政府派来的间谍、或有什么政治企图；毕竟夏瑪巴地位那么高，来到边境，他们认为此事重大，所以先把他扣押、不准返回西藏，使整个藏地民众内心遭受极大忧虑烦恼。不久之后，於土猴年、即西元1788年，廓爾喀人入侵西藏，造成无穷无尽的杀伐。

当时各种传言出来后，全藏区的人都议论纷纷，说策动这场战争的元凶正是夏瑪巴一人，而心怀叵测的廓爾喀军队也趁机附和、用言语煽动这个说法。这事件导致其后在水鼠年、约西元1792年，文殊皇帝乾隆派大军征讨、攻破尼泊尔之际，廓爾喀人归降臣服。就在清朝大军抵达尼泊尔仅一天路程的地方，夏瑪巴大师因身患重病，在夏隆卡休大塔为利益众生而示现圆寂。

因为他在清朝大军快抵达时刚好重病圆寂，所以大家就直接认定他是畏罪自杀——反正人死了也没办法为自己辩解，虽然活着也没办法辩解。就在此时，清廷、廓爾喀与西藏三方，对他在世所遗留的所有圣物财产全部查封，相关侍从与眷属都被清朝大军押送回汉地。

从此，夏瑪巴的所有信众流散于天涯海角，曾经积聚的一切终究散尽无余，如同梦中现象一般，这是无常的一种显现。

仁珍傳承部全集里所写的，一方面对事情很感叹，一方面也感叹世事无常、感叹众生无知的悲哀。由于此事件，本来在势力上已衰微的噶举派又雪上加霜。虽然財旺諾布在世时曾授记说夏瑪巴的转世将延续至二十一世，但这授记在当时人看起来就仿佛已经中断，也为后来的佛法法脉造成重大损害。

但大多数人根本不了解当时事情的经过与来龙去脉，妄加揣测、随附谣言，造下对菩萨的诋毁诽谤的恶业。这边其实又要提到財旺諾布对夏瑪巴的预言，但这个我们之后再说、最后还会提到。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有些研究提到，散播谣言的人是当时六世班禅的另一个弟弟宗巴活佛，说夏瑪巴私通英国——而当时清廷是把英国视为敌人。

宗巴活佛散布这谣言的目的，是希望清廷能瓦解对夏瑪巴的信任，并将夏瑪巴摒除在能均分乾隆皇帝所赐礼物的人选之列。当时第十世夏瑪巴知道这种指控非常严重，加上六世班禅大师去世后再也没人能在背后支援他，所以为了避开政府对他不正当的控制，他当时才决定去尼泊尔地区朝圣、云游。再详细来讲是怎样呢？

当时夏瑪巴到了尼泊尔那时，发生了一些事端：尼泊尔的廓爾喀政府与西藏政府之间——当时西藏人是用盐巴与羊来交换尼泊尔的银币，尼泊尔的廓爾喀人为了了一些经济意图，在银币成分里加了铜、以此贬值银币价值，等于用更少的钱换到更多的盐、羊和羊毛。到了1769年，廓爾喀新王上任之后，要求将上一任国王所派发出去的、含铜的银币全部作废，要求西藏那边也作废。

但西藏政府这边觉得很冤枉、觉得不是自己的问题，所以不予理会，还是继续以同等价值使用新旧两种货币。所以新任廓爾喀王非常生气，刚好就在这时段，夏瑪巴前往尼泊尔就遇到了这问题。廓爾喀王要求夏瑪巴去劝服西藏政府停止使用旧币。

而实际上，以另一个讲法看，夏瑪巴也不是自己想特意去做调解，他本来只想去闭关云游，是被挟持之后才被要求去调解；並且廓爾喀政府也暗示他，希望夏瑪巴尽量偏袒廓爾喀政府的利益来做调解。当然夏瑪巴当时是不可能做这种事的。

所以自始至终，这一连串的事情都是被双方政府逼迫的，没有一件是他自愿主动去做的；而双方政府为各自利益谋算、后来没达成，就又把这个问题全怪在夏瑪巴身上。要澄清夏瑪巴这件事，要看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当时西藏政府里有个格鲁派官员叫多仁·丹增班覺、简称多仁巴，他是当时西藏地方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也被乾隆皇帝委派为与廓爾喀谈判的长官。

所以清廷、西藏政府与廓爾喀政府三方的谈判，多仁巴从始至终都参与，他所写下的日记就是最重要的证据。当初多仁巴负责起草一份和平协议的约章、由双方签订，并由第十世夏瑪巴大师来扮演双方政府的调停者。后来大家都认为这份和平协议很好、很合理，和解得也不错，乾隆皇帝也因此奖赏了多仁巴、让他升迁成为拉萨政府里最高阶的官员。

后来西藏政府当时的摄政大臣叫阿旺楚臣，他后悔了、想废除第一份合约，但计划还没推出他就去世了。虽然他的计划没真实实施，但廓爾喀人那边知道了摄政王想违约的事，所以开始对西藏政府极度猜忌怀疑，以至于后来多仁巴刚到尼泊尔来执行第一份合约条款时，他和谈判小组全都被廓爾喀政府拘捕、软禁在加德满都的一个房子里。

这房子其实离当时夏瑪巴大师住的地方不远，后来他们是在夏瑪巴大师圆寂不久后才被释放的。所以多仁巴在当时谈判的过程、以及夏瑪巴后来圆寂的事件上，都是见证人。多仁巴有写日记的习惯，里面讲到当时发生事情的种种细节。

现在所有西藏历史学家要研究这个事件，一定要依据多仁巴这位人物的日记，除他的日记外没有更有公信力的史料——因为其他史料都是传谣附会、或谣言导致而写下的，没有一个是基于当时真正的见证人、亲眼所见者所记录的。只有多仁巴的日记是最准确的。

当时多仁巴日记里写道：廓爾喀政府逮捕了这些西藏派来的代表小组，里面包含两个西藏地方官员——他们是派来向尼泊尔谈采购事宜的，跟货币争议没有任何关联。所以当时夏瑪巴劝告廓爾喀政府释放这两人，并自愿为他们两个作担保。夏瑪巴知道这两人是被误会、被冤枉的，要救助这两位西藏官员，以自己的清白、以自己的地位去承担这个责任。

但这两位西藏官员被释放之后，回传给西藏政府的讯息反而是彻底地诬赖夏瑪巴。

本来夏瑪巴写了一封信，说他们可以帮忙调节双方冲突，可回到拉萨之后，他们却告知说自己被廓爾喀王骚扰、被拘捕当成人质；虽然事实是夏瑪巴愿做担保人把他们释放回来，但他们反而说夏瑪巴是个坏人，说「这些事都是夏瑪巴一手策划的，

他一手做黑、一手做白，在背后操控这件事、再过来当白脸释放我们」，用这种方式抹黑夏瑪巴，说夏瑪巴假装自己是中立者，但所作所为都在替廓爾喀政府偏袒。但实际上，多仁巴自己日记里描述与观察的是：这两个官员讲的没有任何根据、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

但显然西藏政府在这件事上根本没想去查清楚，本就对夏瑪巴抱有猜忌，所以这事直接就演变成大家说夏瑪巴是背叛西藏政府的罪嫌。

在这之后，多仁巴跟代表团第二次去到廓爾喀那边、要去实行原先协议条款时，他们在到达边界时收到廓爾喀政府来信通知，说他们听说西藏政府计划要逮捕夏瑪巴、把他带回西藏处罚，问这事是不是真的——这在夏瑪巴的羊八井寺所留下的史料里也有记载。当时在边界，多仁巴给廓爾喀政府写了封回信说：「西藏政府没有要做这件事，我们不知道有这样的情况。

」这之后，双方代表团在一个山谷会面时，结果被廓爾喀人逮捕、押送到加德满都作为人质。多仁巴日记里写道，廓爾喀政府在博達哈大塔附近为他们盖了一个小房子、离夏瑪巴住所极为靠近，他们在那里住了一阵子。在这之后，多仁巴写到，他一开始是听进谗言、责怪夏瑪巴跟廓爾喀政府，认为是他们的计划才把自己整个软禁、受到严密监控。

但他们的软禁也不只是待在小房子里，他在加德满都是可以自己自由活动的。所以他日记里写道：「虽然遭受严密监控，但这一切并非都让人感到绝望。」因为他描述，自己当时很享受修行的生活——反正什么事也不能做，就好好念经修法；他也知道那边是非常著名的圣地、有尼泊尔大塔，所以每天都去绕行大佛塔，并在大佛塔前做了非常多次大礼拜。

他代表团里其他几位官员也一样，大家都趁这机会好好修行，每天在大佛塔前不断绕塔礼拜、修法。他后面也叙述，当地的尼泊尔人也非常善待他们、对修行人很照顾。后来有一天，廓爾喀王公那边派了一些大象与护卫队，用很盛大的礼仪去护送多仁巴到皇宫。

到了皇宫，当时的廓爾喀王特意迎接他们，告诉他们清朝军队已经把他们的军队打垮了，并顺便乘机将罪过冠在夏瑪巴头上，跟多仁巴说：「我们之前会去打西藏，都是夏瑪巴害的、都是他在进谗言，我们其实很冤枉、很无辜。」然后用这种假意的方式跟多仁巴讲，并要求多仁巴去边界跟清朝的福康安将军求情、要求他不要打尼泊尔廓爾喀，说国王愿意降和、投降和解。

当天多仁巴也知道了夏瑪巴大师当天已经圆寂，但当时不知原因，所以写下有可能是被下毒或破瓦——但他写「有可能被下毒或破瓦」其实只是猜测，因为他当时认知到廓爾喀王已知道自己国家快要完了、想将责任全部转嫁给夏瑪巴，所以多仁巴对廓爾喀王跟他讲的这些话，其实并不相信。

所以多仁巴告诉廓爾喀王说：夏瑪巴圆寂了，但你们应该给他更多尊敬，因为他在西藏是非常高位阶的大活佛、也是六世班禅大师的弟弟。多仁巴当时的想法是，他怀疑在这样的情况下、又清军入犯、国王又特别召见他、又在当天夏瑪巴大师就圆寂，种种巧合之下，他才怀疑夏瑪巴大师是被下毒杀害。

所以之后他觉得自己的职责，就是要去调查夏瑪巴大师的死因，要把事情调查完，才会去边界调解。他们当时前去检查夏瑪巴大师的遗体时，发现没有任何中毒的迹象。所以这很重要——多仁巴大师亲自检视了夏瑪巴大师，没有任何中毒迹象，所以不管是被人下毒、还是他畏罪服毒自杀，这个谣言都不攻自破。

而且在他身上也没发现任何自杀的痕迹，所以多仁巴最后写下：应该是以破瓦法圆寂的。在这之后，多仁巴也参加了夏瑪巴大师的葬礼——廓爾喀王听从了多仁巴的要求，为夏瑪巴大师举行了葬礼。并且在茶毗大典时，这里提到出现了瑞兆：在茶毗现场，当火苗开始燃烧夏瑪巴大师的遗体时，瞬间有五道彩虹直接从火苗中冲起、上升到天空，接着瞬间整个天上布满了无数彩虹。

多仁巴的日记里写道：「这景象非常不可思议。」他说他是主要的见证人。以至于之后，他对夏瑪巴大师的想法有了很大改变。他前面对夏瑪巴的认知，还处在西藏政府与廓爾喀王对夏瑪巴的诬赖谣言的理解之下；但他自己亲眼看到这个现状后，觉得夏瑪巴大师应该是被诬赖的。

多仁巴日记里提到，后面事情结束后他要离开尼泊尔、回到西藏，但他突然觉得要马上离开一个对他修行有很多帮助的地方，感到非常悲哀、非常难过——虽然他是被软禁过来的，但这期间他提升了自己的修行、得到很多修行上的法义，所以其实对这地方产生了一种依恋的感情。

而他在回西藏的途中突然领悟到，他认为自己在尼泊尔这些修行经验所产生的觉受，都是夏瑪巴大师的恩德，於是心里对夏瑪巴大师升起一个非常强烈的信仰之心。并且在一次祈请中，他对夏瑪巴大师做了非常虔诚的忏悔，道歉过去曾对他的误解、以及所有他听到的对夏瑪巴的指控与反对之言。虽然他其实也是被误导的人，但对一个菩萨的误解本身就带有非常大的恶业。

这在多仁巴的日记里有很明确的说法。所以从这种种记录都看得出：后来清史里提到第十世夏瑪巴大师叛国也好、畏罪服毒自杀也好，以及现在很多人说夏瑪巴多么不好，全部都只源于政治利益而供出的谣言，在真正的历史考研上完全没有任何信服度。所以今天这堂课，专程是为夏瑪巴这件事做一个平反。

这也不是我们自己——本来《仁殿藏簿》这部传记后来的作者，也特别为夏瑪巴平反过这件事，所以我做的是一个比较偏各种资料整理的讲述。大家要知道正确的历史是怎样的：夏瑪巴大师是被他的另一个弟弟宗巴活佛诬赖，宗巴活佛想夺取那笔财产，但实际上，我们看夏瑪巴的传记、看过去高僧大德对他的称赞，都知道他根本不可能去贪图这些财产。

他就像財旺諾布一样——如果他真是一个贪图财产的人，就不会四处云游学习、到处弘化传法了，他大可待在自己寺庙里享受荣华富贵，没必要到外面吃苦。所以贪财这件事跟他的人品行为完全不符。再加上后来三方政府为各自利益，把种种罪名强加投诸夏瑪巴大师身上，而这也是在夏瑪巴大师圆寂时发生的，所以也没有人能够帮他平反。但这也是菩萨的一种行为。

菩萨利益众生，不是只有帮助众生而已，甚至很多时候帮助众生却没办法被理解，这也在菩萨行的范围内。我们看过去很多成就者、大菩萨，他们的传记历史看起来好像很风光、好像什么事都能解决，但当时其实并没有人为他们出头，很多都是圆寂之后由后人帮他们平反，活着的时候没人帮他们解决、澄清。

但菩萨为了利益众生，不惜生命、不惜自己的名誉，这种广大、清净无染的德行，是我们非常赞叹、非常崇仰的。希望我们未来每一个人，在菩提道路上都能像第十世夏瑪巴大师一样，抛弃世间八风，一心为利益众生、为佛教的延续与解脱道尽一份心力。好，我们今天的课到这边就可以了。